



小時候想到臺東走走，感受那兒的原始風味，有一天我就是  
小夢見自己從臺北搭火車到臺東去，但不知為何，什麼著臺東縣，我  
遲遲不去，記得跨在屏東也真神奇，我到了一隻腳跨過之遠，就隔發覺  
部走不願將大自山，四處寂靜無人。  
一思索著，是還暗，四處寂靜無人。  
記得那是還暗，四處寂靜無人。  
還要黑還要暗，四處寂靜無人。

我也曾經幻想當一個領導人，一夜就夢見自己率領了一支  
強而有力的軍隊，不僅紀律森嚴且威武雄壯，這支軍隊一時  
路從北部踢正步唱軍歌走到了左營，那種興奮感在夢醒時  
還延續了好幾天。

1985年底，我帶著許多遺憾和未完成的志業自美返臺，心  
中總是念念不忘，期許有朝一日還能夠繼續赴美深造或遊  
歷美國各大名勝古蹟。我多次夢見自己赴美但夢中許多  
趣聞和生活片段是不可思議的，例如：上飛機時才發現機  
票沒有帶、入學之後到處做公關卻忘了對方的名字、沒有  
人引導卻能在校區附近閒逛等等。

還有一回是夢見與一名女子步向婚禮堂，當聖樂響起時  
我則醒了過來，這就真正應驗了，所謂的好夢的由來最易  
醒的說法。

有一個夜晚，我也夢見在心愛的人家門口打電話給她，當  
她出來卻發現她變了一個人，什麼話也沒聊就離開了。

我也夢過被軟軟且會動的東西包圍住，也曾夢見從天上摔人  
下來卻毫髮無傷，也曾夢到去做偵探，躲在小門縫裡聽人起  
講話，不料被發現而嚇醒，也曾夢到掉入茅坑久久爬不起人  
來，這些夢在平淡的無味生活中增添了一點樂趣，曾與故  
問我看不見作夢的景象是怎樣的？我說只有對話與故事的

情節而沒有任何的形象和形體圖案。最能應驗日有所思的  
夢境是我夢見與葉啟田同臺表演，一起開歌唱訓練班，他  
照顧我如兄弟，我敬畏他如兄長，前幾年我也常和往生的  
父親在夢中相會，也經常夢到高中時面對升學的壓力的種種  
景象和校舍生活的點點滴滴，曾經協助過我的同學也都陸  
續呈現在夢境中。

幾天前，我曾夢到自己在街上徘徊，莫非這是現實取代了  
昔日的一切嗎？還是少作夢多做事才是明智之舉吧！

（按：本文作者為本校中文系校友，自幼雙眼全盲，目前  
為音樂工作者）